

工地见闻

王天润

今年三月,我临时搬进了一个小区,本为寻清静而来,不想三五日后便热闹了起来——一处三十来人的工地红红火火地开张了。

工地与我的寓所紧邻,要算直线距离,顶多不过十米。因此,工地上的一举一动,尽在我耳目之内。我生来是个没有出息的人,任凭怎样也做不到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的人定状态。尤其是听说这幢建筑要十个月后才能竣工,我便再也不假惺惺地闷在屋里装读书人,每每下班回来,或是双休日,干脆就主动泡到工地上去,不想竟也收获了不少新奇的东西——这也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吧。

工地者,顾名思义,委实没什么要说的,因此,题目虽然是“工地见闻”,而实际上我要写的是工地上的工人。

他们不是正规的工程队,没有总部,也没有番号。说是工人,其实大多是农民——要是遇上寒暑假,也会有个别勤工俭学的学生。他们住的大都相距很近,农忙时在地里忙庄稼,忙完了庄稼,领头的一招呼,呼啦一声,十来个

人就凑齐了。

“树起招兵旗,就有吃粮人”,这边队伍刚整好,那边电话一个紧似一个,催着叫工头赶紧把人带过去。于是,每个人便将行李一卷往蛇皮口袋里一装,背起来就走。“掏出干粮就是馍”,拎起家伙就能干。到了工地,这十来个人就是一个集体,吃住干都在一起,和灰的和灰,运料的运料,垒墙的垒墙,生且净未丑,各干各的行当。其余的事务,自有工头与东家交涉。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,谁也无需指挥谁,但谁也未误不了谁的事,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运转协调而效率极高的有机体。

俗话说,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这些人出门在外,和行军打仗没多少差别。十来个人中,通常要有一个是负责伙食的。这个人不必有多高的厨艺,但必须有较高的“厨德”,就是必须大家都能信得过他,保证不会偷工减料、中饱私囊。因此,通常情况下,这个人不是这十来人中某个人的老婆,就是某个人的至亲。

现在不比以往,粮油等必备之物供应充

品非虚构作品展

沙丘阳光

张萌萌

2018年3月,我被派到广宗县沙丘村开始为期四年的扶贫,同去的还有路恒福队长和吴迪。去之前,我在思想认识上很不到位,认为这是个苦差事。那一年,路队长54岁,本来在单位里办案子;吴迪从部队转业到单位正式上班还不到一个月,报到那天孩子刚出生整50天;我那会儿倒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但也习惯了按部就班,惦记着自己老大小了,去了村里,每一步相亲找对象可就难了。

但是,这些疑惑和抱怨并没有伴随我多久,甚至稍纵即逝,因为当一个个贫困对象真切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,那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责任感立刻充斥了我们的内心。

1. 2018年3月20日,那是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,村里的赵书记带着我们开始走访村里的贫困户。那天其他的记忆都模糊了,唯独去李金海家的经历如同就在昨天。

在去李金海家的路上,赵书记给我们介绍了:“这家是五保户,家里就他一个人,八十多了,前几年得过一次脑血栓。家里养着十多只羊,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村子上放羊。”

说着就到了,正对眼的是一扇锈迹斑斑的绿色大门,门前一小片空地,长满了杂草,左边是稀稀拉拉的几棵枣树。穿过两三米的土路走到近前,大门一推就开了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院子的羊和满院子的羊粪,无从下脚。赵书记顺手拿起门口的扫帚,给我们从院门口到屋里扫出了一条能下脚的通道。这时候李金海也迎了出来,脸上带着笑容,嘴里说着欢迎的话。八十多岁的老人,高高瘦瘦的,走起来颤颤巍巍,上身穿着一件灰到看不出本色的带着破洞的T恤衫,下身穿的是一条灰色的裤子,一只裤腿挽着。

赵书记大声介绍着:“这是市里来咱村扶贫的,过来看看你。”寒暄着大家进了屋,第一感觉是黑乎乎灰乎乎,被炉火熏得黑黑的墙面和房顶,布满灰尘。屋子正中间一张破旧摇晃的八仙桌,东北角一个土炕,炕边有个炉子,有一个大大的水缸,标准的家徒四壁,连头顶上刚打开的电灯也亮得有点气无力。

在屋子里看了一圈,大家回到院子里交谈。路队长问他:“生活有什么困难吗?能吃饱穿暖吗?”李金海有点耳背,受脑血栓后遗症的影响说话有点含混不清,我能听清的话里有“生活好、感谢党、感谢政府”。他站在院子里脸上始终带着笑跟我们说话,看起来很乐观的样子。

那天之前,我对“绝对贫困”是没有概念的。我打小家里也不宽裕,在我们村里算比较穷的了,吃不太好但能吃饱,没有买过新衣服穿但有亲戚送。我家的穷是那种一个家庭虽然艰难但还能勉力维持,还有孩子还在上学,家里有希望。李金海的穷,是那种让人绝望的穷。

晚上我们三个不怎么会做饭的人凑合着做了一顿,边吃边聊,说着说着就聊到了李金海,队长说下周回头给他收拾几件衣服,别的呢?大家都认真思索到底该如何开展工作。

总的来说,李金海吃饭不成问题,身为五保户,政府给他每个月补贴400元,养老金每个月108元,还有扶贫项目的补贴,他每年自己养羊也有一些收入。穿也问题不大,夏天有几件换洗衣服,而棉衣被褥之类每年民政部门都会发放。住也不成问题,他住的房子是2016年危房改造后的房子,坚固安全不漏雨。县电视台还送了一台液晶电视,虽然他从未用过,上面落满了土。

隔周,队长从家里拿了好多衣服,当场就

给他换上了。说是旧衣服其实还是崭新的,新衣服一穿,李金海立马精神了。“这精神,都能当新郎官了。”队长开着玩笑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李金海穿得干干净净的。但不久,李金海又换上了之前破旧的旧衣服,他不舍得穿。后来他又穿过一次新衣服,是邻居家一个老人过世,他穿得整整齐齐,脸也洗了,拿了个小马扎坐在不远的地方,静静地看着。

后来再去他家,看他用的桌子不稳固,我们掏钱给他买了一套桌椅,一张桌子四把椅子,是路边小店那种常见的椅子,总共花了150块钱。为了解决他满院子的羊粪问题,我们在他院子西侧建了一个简易羊圈。看他腿脚不灵便,用砖给他铺了条小路。还给他换了新门窗,屋子里亮堂了一点;给房顶加装了石棉瓦……

时间久了,和村里的人渐渐熟悉了,我们才知道李金海祖籍不是这个村的,是解放前逃难到沙丘村的,具体时间已无法考证。当时有他父亲、他叔叔和他。他父亲和叔叔先后过世,只剩下李金海一个人。他在村里没有亲戚,一个都没有。

202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,邻居没见他出门放羊,翻墙进去,发现他因为脑出血昏迷了,赶紧送到县医院。村里给他找了个护工,24小时看着。他始终是昏迷的,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,住院花费8万多元。因为疫情,没有葬礼,我们协助村干部给他料理了后事。

对于五保户,政府要管他们的生老病死,这是仁政、善政。虽说李金海是不幸的,一生未婚无儿无女,但他也是幸运的,在新时代,不愁吃不愁穿,以高龄终老。

村里还有几个比李金海情况好一点的五保户,有亲戚照顾。我们落实好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,给他们办理低保、五保,让他们吃穿不愁、有所医有所居。

2.

这是两个爱喝酒的亲兄弟,老大李树中,老二李树合,兄弟俩都四十多岁,两家家住斜对门。老大有个儿子一直在外求学,后又在外打工。老二跟母亲一起住,老母亲耳聋,不能说话。

第一次去老二李树合家,从院子大门进去只有一条不宽的路直通北屋,右侧是院墙,左侧是半米高的垃圾和丛生的草木。屋里待不住人,一间是东西满满当当但很脏,另一间屋里的味道很不好。我第一次进屋是被熏出来的,鼓足勇气再进去都是屏着气,憋不住气就出来喘口气再进去。后来时间久了,竟也习惯了。

我们尝试为他清理院子,失败了,有的野生小树比他胳膊都粗。没办法,只好找来推土机和翻斗车,整整干了一天。第二天再去,整个院子的东西跨度直接从两三米增加到16米,一下子敞亮了。

屋子的清扫由我和吴迪动手,丢了好多垃圾、杂物,擦洗已经污垢包浆的家具,换洗了看不出原色的被罩、床单和沙发罩。干活时我们找了一台电风扇放在门口往里吹风。好在,老大李树中家的不卫生相对降了一个等级,属于靠人力还能清理的程度,主要是院子里堆积的杂物和柴草多。

赵书记说,兄弟俩平时都在村子附近的盖房队干活,一天能挣120块钱左右。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喝酒。老大大好一些,白天还知道去干活,晚上下班回来喝,挣的钱好大一部分都吃了喝了。而老二呢,是什么时候没钱喝酒了才去干活。

足,超市里要啥有啥,根本无需自带,皆可就地取材;随身带的,就只是一只电饭锅和一个电磁炉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一日三餐怎么吃,没有固定的饭谱。你说你的意见,我讲我的想法,最后厨子统一汇总一下,来个民主集中制,少数服从多数,一顿饭就出炉了。由于专人负责,因此开饭绝对准时。厨子一声“开饭啦”,各人便立即停下手中的活,铲灰的一锹不多铲,垒墙的一砖不多垒。

到了厨房——其实就是建在工地一角的一个简易工棚,匆匆抹一把脸,各自取了挂在墙上的大铁碗就去盛饭。菜通常是用一个大塑料盆子盛着,早就摆在餐厅里了。说是餐厅,其实就是用几块砖支起来的三条木板;中间一条木板宽点,支得也高点,就是餐桌,菜盆子就放在上面;两边两条木板支得低些,就是板凳,专门坐人。饭菜是从不限量的,食量大的多吃,食量小的少吃,包管吃饱。饭菜每顿都有盈余;不管吃多吃少,每顿饭的价钱却是固定的,一律从工钱中扣除。

俗话说,看菜吃饭。主食自不必说,只是这菜往往流于普通,市场上什么最便宜,就吃什么,至于肉的身影,那是万难见到。几天下来,个别特别嘴馋的就有吃不了,收工后径自跑到街上去下馆子。要上一斤熟肉,两个馒头,两瓶啤酒。三下五除二便报销了。临走时还觉不过瘾,就要了一瓶啤酒夹在腋下,出得门来,连油光光的嘴也不擦,仰起头咕咚咕咚猛喝,一口气能喝下半瓶,稍稍缓了口气,一个劲儿地感叹:爽,爽,爽死了!

说完吃的,再说住的。如果说他们对吃的还将就一些的话,那么对于住,就惨淡一些了。

过不久,就见识到了。一天早晨七点多,我去小卖部买馒头准备做饭,李树合到那儿买了一瓶五块钱的白酒,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就瓶盖拧开咕咚喝了一大口,接过找的钱就一边喝着一边往外走。我一路尾随,他走到家门口时半瓶酒已经下肚了。后来我们在村里走访,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李树合喝醉瘫倒在胡同里,旁边放着空空的酒瓶。我和吴迪见了就把他架起来送回家。

扶贫先扶志,志分大小无高低。他们是有劳动力的,干劲需要激发。在我们工作队主要是劝说,从他们应尽的责任出发去劝,劝李树中主要从他儿子入手,说孩子在外面学不容易,你多挣一个钱、省下一个钱,孩子就好过点。孩子实习和后面毕业找工作,劝说的内容也随着变化,说孩子下一步结婚生子都是个大问题,都需要你的支持,钱上帮不了大忙但可以帮小忙,更重要的是少喝酒保重身体,你总不希望自己孩子挣的钱全花在你的医药费上边吧,得病了还得照顾呢,你帮不了忙也不能添乱吧……劝李树合主要是从他母亲着手,说你哥有个孩子压力大,赡养老母亲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。

劝说的效果一开始是有的,但不久他们就旧态复萌。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时间,我们不气馁,反复去说。后来,我们又发动村干部和德高望重的长辈、老党员去说,尤其是在村里当了近三十年书记的老赵,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本来是没人去说、去管他们,他们可能就这么一辈子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。因为有了国家的扶贫政策,有了扶贫工作,我们去了,带动了村里的干部、党员一起做工作,最终兄弟俩沉下心来好好干活,两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老大变勤快了,只偶尔才喝点酒;老二也不在大街上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了。“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,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;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,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。”我喜欢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这句话。

2021年夏,精准扶贫结束,工作队的主要任务调整为乡村振兴。在这个夏天的一次走访中,我在李树中院子里堆砌整齐的柴火垛旁边看到一蓬特别美的花,翠绿色的长条叶子像兰花,枝茎上长着黄色的小花。我问这叫什么,他说是黄花菜。我有点失落:这么美的花怎么能是黄花菜呢?“黄花菜都凉了”这句话可不是什么好话!晚上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睡不着,于是上网查了一下。哦,黄花菜原来就是萱草,也叫忘忧草。这就对了嘛,这么美的花怎么能叫黄花菜呢?还是忘忧好,“欲望人之忧,则赠以丹棘,丹棘一名忘忧”,扶贫完成了可就不忘忧了么?

3.

2018年3月我们一到沙丘村就开始走访贫困户,但直到7月才见到她——刘璐那会儿刚

床么,工地上基本是见不到的,但工地上却从来不缺宽窄窄窄、长长短短木板,随便捡几块住一起一并,下面支上几块砖,一张床就诞生了——要知道,他们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建筑工程师。草席往床上一铺,就是床铺了。

床铺放哪里?没准!要是从工程奠基时就接手,最初的半月二十天只好露宿;要是中途接手,那就好办多了,那么多空房,随便拣一间就能住;想清静的住单间,爱热闹的住大通间,不管住哪里,都是毫不含糊的新房,虽然墙还是毛坯墙,但这也正好说明它的新啊。“别人家买个新房,第一夜却叫咱给睡了。”每说到这里,他们就会乐得合不拢嘴,好像真的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。

俗话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其实三个男人也能撑起一台戏,更何况十来个人呢。人毕竟不是机器,连续工作时间长了就会犯困,工头看在眼里,但也不好指名道姓地骂谁,就提议由谁来讲个段子。众人一听,瞬间就来了精神。接下来便有人自告奋勇,开口就是一个段子。众人乐得前仰后合,就连那个平地里石砸泥塑般的哑巴蚊子也没能把握住,扑哧一声笑出声来,一口唾沫未来得及咽下,呛得连声咳嗽,脖子都憋得通红。段子讲得精彩,人人听得高兴,疲劳不知不觉间就消失得没了踪影,段子就成了兴奋剂、润滑剂。

要说这些工人,个个都是泥腿子出身,可常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,技术上却个个顶个地毫不含糊。一边讲着段子,一边忙着手里的活。这边讲得精彩,那边干得起劲。四把泥刀一面墙,眨眼工夫,墙体就涨了二尺来高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人民检察院)

考完高考,在县城开了一个辅导机构做代课老师,勤工俭学。之前没见过年,一直都是电话联系,需要办的事情都找她在村里的叔叔代办。

刘璐是那种非严格意义上的孤儿,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,她打小跟着爷爷长大。村里很照顾她,早早地给她在民政局办理了事实孤儿认证,每月补助500元。2018年,因为她年满18岁,不再符合事实孤儿的条件,改办理了低保。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都享受“两免一补”“三免一助”政策,学业比较顺利,学习刻苦,也很优秀。知道她在冲刺高考,我们没去打扰,只是帮她做着扶贫相关的事宜、完善相关资料,协助她就读的学校做好她贫困生帮扶政策的落实。

第一次见面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,有点不太像这个境遇里长大的孩子。谈话主要是我们问她答:“感觉高考考得还可以,具体分数也没估,再有一个多星期就出分了。”“现在都是先出分再报志愿了……打算报师范类的专业,不想去太远……”

当时坐满了一屋子的人,我们工作队三人,村干部四人,还有县电视台的陈倩,她的叔叔婶婶。这个岁数的我若是遇到这样的场面是做不到这样从容的,会紧张、会拘束。她眼睛大大的,性格很爽朗,爱笑,这很难跟她的人生经历相匹配。除了天性,我想可能跟她身边善良的亲戚长辈、负责的基层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有关。获得无私帮助的人,大多是不会愤世嫉俗、怨天尤人的。相比于即将公布的高考成绩和即将步入大学,我更想祝福她一生都能保持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。

8月,我们得知刘璐被河北师范大学录取了,那也是我的母校。在省内上大学,她的学费、书费和住宿费可以继续免除,每年还有助学金,她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。我们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。

之后跟她的联系并不多。她在外求学,假期都在勤工俭学。加了微信,只是因为我们需要她提供一些信息,或者她让我们出一些证明材料。我是今年2月中旬离开沙丘村的,刘璐今年6月毕业,等不到她毕业了,心里微微有点遗憾。不过虽然我不驻村了,工作队还在,新去的同志会做好后续的工作。我相信,等她走上讲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这盏照亮她的灯也会被她传给那些也在拼搏中的孩子的。

这样的故事我们还可以说出好几个。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最好方式,这种改变命运的执着,比任何帮扶和劝说都要有效、持久。结束了四年驻村的工作,所见所思所得却未曾远去,那些人那些事不该被遗忘。检察官所参与的全面脱贫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迈出乡村振兴坚实第一步的伟大历程,更不该被遗忘。
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
(作者单位:河北省平山县人民检察院)



大地油画

张成林摄影

阳乡愁一味

甜蜜艾粑子

贺安凡

艾草是一种特别的存在。艾叶青亮、壮实,举目望去,一片翠绿,生机勃勃。相传刘伯温因钟情艾叶,突发奇想而创奇门遁甲。宋儒张载用艾灸疏通经络后激情豪迈,留下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不朽之名言。

神农氏尝百草,品出艾叶有降瘟疫之神效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艾生津、驱蚊、辟邪。艾治百病,润肺止咳,升阳气,祛湿气,止止痛最灵。人们偏爱它,还因为艾是食材中的极品。做成艾粑子,炒点芝麻,拌些白糖而食之,顿觉心旷神怡,眼珠子发亮。

清明后,妻与闺蜜踏着阳光去两母山采摘了许多艾叶,回到家里又是剪又是刮又是煮,忙得不亦乐乎,客厅里散发出独特的清香,我贪婪地吮吸着,很是惬意。

“你在干吗呢?”我明知故问。“给姐姐准备的,她喜欢,对身体好。”妻答。“姐姐在外地,因为疫情,来不了衡阳啊。”我说。“我们可以寄快递啊!”妻的眼睛里闪着亮光。

做艾粑子工艺复杂,流程多,拌糯米特别有讲究,不能糯米也不能稀。妻的闺蜜来帮忙,因不得要领把糯米和稀了,弄得满身都是。妻调侃她“艾死你了”,两人咯咯笑个不停,一时家里好不热闹。

晚饭后,妻要用准备好的食材做艾粑子,我在一旁观摩。快到深夜还没做完,望着她那瘦弱的身躯,我有点心疼。

“快睡觉吧,明天再做不迟。”我说。“做完吧,反正我也睡不着。”妻朝我笑了一下,手里不停歇。

第二天清晨,我们一起送孙女上幼儿园,回到家,顾不上吃早餐,妻就忙着寄快递,叽叽喳喳和快递员说个不停,时而说多少斤起步价,时而说加冰不会变质。送到了门口又转头回来,拿几个艾粑子放到快递员手里。

中午我下班回家,看到妻从外面回来,手里还提了几节笋,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明天姐姐就可以吃到我做的艾粑子了。”

我望着她,爱意油然而生。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劳作,不正有着这种直抵人心的艾叶芬芳吗?艾粑子,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甜蜜。

(作者单位:湖南省衡阳市纪委)

苦菜花开

杨金坤

最近体检,血糖有点高,朋友推荐用苦菜泡茶喝。

对于来自乡村的我,苦菜并不陌生。苦菜,又名苦苣菜、苦苣菜、天香菜、茶苦菜、甘马菜、老鹤菜、田香菜、小鹤菜、败酱草……每到春天,乡村的田间、地头、沟壑,到处都长满了嫩绿的苦菜芽。苦菜的生命力极强,铲过一茬,过几天又会长出新的一茬,生生不息。若任其生长,到了六月七,苦菜就会开出黄灿灿的碎花,特别好着。

苦菜历史悠久,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被人们辨识并食用。《诗经·国风·邶风·谷风》中有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”。莫尔新婚,如兄如弟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棉》中有“周原膴膴,萋萋如飴”。其中的“荼”就是苦菜。《尔雅·释草第十三》解释:“荼,苦菜。”

顾名思义,苦菜味苦,摘一片嫩叶,轻轻一咬,一丝苦味就会从你的舌尖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。掐一小段根茎,刚刚填入口中,苦味就已经来了,再用牙轻轻一嚼,浓重的苦味瞬间就溢满了整个口腔。苦菜入药记载较多,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滇南本草》《蜀本草》《普济方》等都有记载。李时珍称苦菜为“天香菜”,言:“夏三月宜食苦,能益心和血通气也。”苦菜味虽苦,然而有益心血,故而有“其甘如荠”“萋萋如飴”的讲究。

苦菜有个苦字,常常和悲伤、哀痛等联系在一起。我对苦菜最初的理解,源于小时候看的电影《苦菜花》,“苦菜花开遍地黄……”如泣如诉的主题歌一响起,我心里就像被苦菜苦到一样,眼泪便哗哗地流下来。听老人们说,苦菜原来是不苦的,因为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,天天挖苦菜吃,苦菜也因此被命苦的王宝钏染苦了。后来,一个做餐饮的朋友,让我给他的凉拌苦菜取一个文雅的名字,我脱口而出给出了个“十八春”的名字。

依朋友的指点,我把挖来的苦菜洗净、阴干,泡在杯中,待紫茎、绿叶、黄花慢慢舒展开,在杯中上下起伏,吸一口,品一品,淡淡的苦清清的苦,在味蕾上滚动。一口咽下去,那清心寡欲的气息,在身体的五脏六腑,奇经八脉渗透、游走,把体内徘徊的污浊气息赶出体外,顿觉一阵轻松。

夜梦中,我变成了一棵苦菜,在尘世里,发自己的芽,扎自己的根,开自己的花,平平淡淡地活着,不管世事如何沧桑变化,都保持最初的模样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)